

译文经典

# 逆流

A Reboours

Joris-Karl Huysmans

[法] 于斯曼 著

余中先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经典

# 逆流

A Rebours

Joris-Karl Huysmans

〔法〕于斯曼 著

余中先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逆流/(法)于斯曼著;余中先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4

(译文经典)

ISBN 978-7-5327-7126-4

I. ①逆… II. ①于… ②余…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1128 号

Joris-Karl Huysmans

**A REBOURS**

Gallimard 出版社 1977 年版本

逆流

[法]于斯曼 著 余中先 译

策划编辑/龚容 责任编辑/黄雅琴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o](http://www.cwen.co)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5 插页 10 字数 175,000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7126-4/I·4312

定价: 3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33-8510898

## 中译本序言

记得，那是十多年前(但已被人们普遍称为“上世纪90年代”了)，当我首次把法国人的《理想藏书》翻译过来后，国内有读书人对照了其中所选法国文学的篇目，发现有那么几篇还没有中译本，它们是阿尔贝·柯恩的《主的美女》、于斯曼的《逆流》、福楼拜的《布瓦尔和佩居谢》，等等。于是，他们带着满腔的期望一再呼吁，中国的法语文学翻译和出版人，应该赶紧把这几篇小说译介过来。

一本有文学价值的小说，迟迟没有翻译过来，其原因大致可以猜想。是作品太难了，不太好翻译？还是作品不太合国人的口味，或者说不太合国情？是作者“反动”、“消极”，还是反华、仇华？再不然，就是题材不合适？为色情、暴力，怕出版上通不过？

实际上，《逆流》跟反动、暴力统统不沾边，至于色情，也只局限于幽默含蓄地描绘，不属于挑逗性欲的 porno。要硬

说它有什么趣味上的毛病，恐怕只有一点：“颓废”。

那么，于斯曼的《逆流》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颓废”呢？这个问题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首先，我们恐怕得认识一下这位于斯曼。

\*

其实，《逆流》的作者若利斯·卡尔·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 1848—1907)真正是法国文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早期参与了左拉为首的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活动，以一篇小说《背包在肩》而成为“梅塘集团”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同为该集团的成员，除了左拉、于斯曼，还有莫泊桑、阿莱克西、塞阿尔和埃尼克。而代表自然主义“宣言”的短篇小说集，除了于斯曼的《背包在肩》，还有更著名的左拉的《磨坊之役》和莫泊桑的《羊脂球》。

不过，自然主义流派的好景不长。后来，于斯曼因为小说美学的趣味、诗学倾向的追求、宗教观念上的观点与左拉相抵牾，逐渐离开了自然主义流派。

于斯曼发表的小说作品，除这一部最重要也最有名的《逆流》(1884)之外，还有《玛特，一个妓女的故事》(1876)、《瓦达尔姐妹》(1879)、《同居》(1881)、《顺流》(1882)、《那边》(1891)、《路上》(1895)、《大教堂》(1898)、

《居士》(1903)等,被后人认为是19世纪后期法国文学中某种从现实、科学的潮流走向象征、神秘倾向的代表,受到后来一些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家的推崇。他的艺术评论集有《现代艺术》(1883)、《某些画家》等,对当时还尚未成名的塞尚、德加、瑟拉等印象派画家大加赞赏。

在于斯曼的前期小说作品中,《玛特,一个妓女的故事》以写实的笔法描述了当时法国合法妓院中的情景;《瓦达尔姐妹》则讲述了在巴黎一家书籍装帧工厂中工作的工人两姐妹的故事。《同居》讲述了小说家安德烈·雅扬的生活,他婚后发现妻子贝姐不贞,便离开她而前后与一个叫布兰雪的高级妓女和一个叫雅娜的女工同居。《顺流》讲述了一个受蹂躏的巴黎小书记员让·弗朗丁的故事,他始终在寻找精神的幸福和物质的舒适,却屡屡遭受挫折。以上作品,都因其高度写实的风格、直接描绘社会的主题,而成为自然主义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到了于斯曼的写作后期,即以《逆流》一书为标志而告别自然主义流派之后,他的主题和风格大大地改变了。《那边》讲一个平庸的巴黎作家杜塔尔对法国历史上被认定为罪人的吉尔·德·雷斯展开了调查研究,这些研究引起了尚特露弗夫人的极度兴趣,她不久就投入了杜塔尔的怀抱,两人从此进入了撒旦的世界中。这部作品通过主人公的口,宣告自然主义已走进死胡同,而只有神秘主义才有出路。在于斯

曼皈依宗教期间发表的三部小说《路上》、《大教堂》、《居士》中，作者讲述了自己的宗教生活体验，这些作品明显影响了后来一些法国作家的宗教信仰，如布尔热、贝矾、克洛代尔甚至莫里亚克等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于斯曼在 1903 年担任了龚古尔文学院的第一任主席，主持评选一年一度的龚古尔文学奖。

\*

《逆流》(*A rebours*, 1884)是于斯曼最主要的作品，也是法国小说史上一部毋庸置疑的杰作。一方面，是于斯曼成就了《逆流》，而另一方面，更应该说，是《逆流》这部非凡的作品成就了于斯曼。

小说一开始写到，主人公贵族后代德塞森特厌倦了早年在巴黎的放荡生活，并且跟都市的资产阶级时尚文化格格不入，便幽居到离巴黎稍稍有些距离但又交通便利的郊区乡下，在丰特奈玫瑰镇买下一所宅子，去那里过着一种被当时和后来的一些人认为是“颓废主义”的生活。

小说的主要内容就是德塞森特在乡下隐居期间的日常生活，它从头到尾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只是杂乱地、随心所欲地、充满细节真实地描写家里家外的各种事物，以及主人公看到这些事物时心中的种种联想。而这些联想，分别涉及到自然现象、社会生活、艺术现象、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体现出了作者对当时的时尚文化、传统的文明、各种艺术的发展情况、各种风俗习惯的演进所做的个性化的价值评判，颇有一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味道。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本小说可以作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百科全书来阅读。

《逆流》全书一共十六章。每一章各涉及一个话题。

作为楔子的“说明”一章，追述了德塞森特的祖上家谱，以及他幽居之前形骸放浪的往昔生活，说明主人公德塞森特的没落贵族血统，从这一点描写中，依稀还能看出左拉倡导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些微影响。

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分别写德塞森特乡间新居房屋的布局构造、家中的家具摆设、书房的藏书分类，其中关于颓废文学藏书的那一章即第三章，作者以大量的篇幅列举了有关的作家和作品名称，显然有些掉书袋的意味。

第四章详细描绘了一只作为装饰品、浑身缀满了珠宝的乌龟的命运，德塞森特如何把它买下，又如何请人为它的甲壳点缀珠宝，镀上一层金，最后，它又是如何默默地死于珠光宝气之中。其间，还穿插对各种各样的利口酒的音乐调性作了极富想象力的比较。

第五章中，作者用文字描绘了德塞森特家中收藏的莫罗、吕肯、伯莱斯丁、勒东、泰奥科普利等几位画家的绘画作品，以及与一种隐士生活相适应的房间布置和家具



配备。

第六章，分别涉及德塞森特对两位朋友的回忆，一个是婚后陷入到夫妻共同生活之不幸中的戴古朗德；一个是在他的教唆下开始学会嫖娼酗酒的十六岁顽童奥古斯特。

第九章，是德塞森特对自己恋爱经历（一个身材健美的杂技女演员尤拉妮娅小姐、一个会腹语术的女子，以及一段同性恋）的回顾和思考。

第七、第八、第十章，分别涉及到宗教信仰与渎圣、花卉与噩梦、香水与气味，从中可见作者在这些方面的丰厚学识和怪异趣味。

而第十一章，则描述了一次本来计划得很确切周密，但到最后却不了了之的伦敦之旅，同时穿插着漫谈了英国的小说和绘画。一开始德塞森特突发奇想，要去伦敦，便立即命令仆人整理行装，冒着大雨，坐火车从丰特奈玫瑰镇赶往巴黎，在巴黎坐了马车，吃了饭，喝了酒，就在火车站门口准备登上前往伦敦的列车之前，他断然决定放弃此行。这次未遂的英伦之行，颇有些中国古代文人故事中“王徽之雪后月夜赴剡溪访戴逵”的味道。

从第十二到第十五章，分别以非宗教类藏书、病痛不适与卖淫业、当代文学、音乐等为主题。其中的第十四章，专门论及法国当时的文学，尤其是后来被认为是“颓废派”的那些诗人，表达了作者的文学观念，实际上也可

看作是对小说第三章“古罗马颓废文学”的一个简明的补充说明。

最终，第十六章，德塞森特在丰特奈玫瑰镇的隐居生活以失败告终，他的健康也每况愈下，在医生的劝告下，他决定摆脱这隐修士一般的孤独生活，重返金钱占统治地位的巴黎，回到世俗的公共生活中去。

十六个章节，对应十六个以上的话题，于斯曼就这样借德塞森特之口，浓墨重彩、不厌其烦地描述隐居生活中的种种感官享受，种种奇异趣味；另外还大发议论，滔滔不绝，将自己不俗的见解一吐为快。

\*

这样的写法，以精致、细腻为特点，以感官的愉悦为目的，在以往的小说中似乎并不多见，故意为之的仿佛就只有于斯曼一个人。可以说，于斯曼是用十六章的离题话，描写了一个隐居的文人德塞森特所经历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遐想。用作者自己后来的话来说，这部作品的“每个章节都变成了一种特殊风味的酱汁，一种不同艺术的升华；它浓缩成宝石、香精、花卉、宗教与世俗文学、非宗教音乐和素歌的一种‘精华’”<sup>①</sup>。

---

<sup>①</sup> 见作者序言（写于小说发表二十年后）。

说是“精华”也好，或者“百科全书”也好，都是一个意思。《逆流》以其特殊的笔触关注到了人物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各方面，让“颓废”存在于生活诸方面。

小说第五章中关于画家古斯塔夫·莫罗的那幅《莎乐美在希律面前跳舞》的描写，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之一，它充分体现出主人公所追求的颓废生活的审美趣味。小说花费了大量笔墨，仔细描绘了这幅画的画面，以及绘画本身带给人们的感官享受。在此，我们仅只引用其中关于莎乐美形象的那几段：

在熏香的邪恶气味中，在这一教堂的热烈氛围中，莎乐美伸展左臂，做出一个下命令的姿势，右臂则弯曲，举着一朵大莲花，举到脸孔的高度，还踮起脚尖，按照一个蹲在侧旁的女子拨弦弹琴的节拍，徐徐前行。

她表情安详，肃穆，几乎可称为崇高，开始跳起应能唤醒老希律王昏钝感觉的淫荡之舞来；她的胸脯波动起伏，随着旋转不止的项链的摩擦，乳尖很快尖尖地挺立；一颗颗钻石紧贴在她湿润的皮肤上，闪闪发亮；她的手镯，她的腰带，她的戒指，喷发出点点星火；她鲜艳的衣裙上镶有珍珠，嵌有银片，缀有黄金，披金挂银的护胸甲上，每一个小网眼上都是一粒宝石，它们如火燃烧，蛇形的火焰彼此交错，在暗色的肌肤上，在玫瑰茶色的皮肤上蹿动，宛如一些灿烂辉煌的昆虫，带了耀

眼夺目的鞘翅，胭脂红的纹路，霞光黄的斑点，钢蓝的杂色，孔雀绿的条脉。

可与之媲美的还有作者对莫罗另一幅叫《显灵》的水彩画的描述，于斯曼借德塞森特的眼睛，看到那个舞女的妖艳和热辣：

她几乎全身赤裸；舞到炙热时，裙纱已全乱，锦缎早坠地；她身上只剩金银和珠宝饰物；一段护带紧紧围在脖子上，像是一根腰带围在腰上；而一颗精致的宝珠就像一个美妙的搭扣，投射出一道道闪光，照在两个乳房间的乳沟上；更低处，胯上系有一条带子，遮住了大腿的上部，那里垂晃着一个硕大的水晶坠子，从中流泻出一条红宝石和祖母绿的小河；最后，赤裸的身体上，护颈带和腰带之间，是鼓鼓的肚子，肚脐凹进一个洞，很像一枚缟玛瑙雕成的印戳，乳白的，带有指甲盖的玫瑰色。

就在从施洗者脑袋中散发出的热腾腾的光线底下，珍珠宝贝的所有小小表面都在燃烧；宝石有了活力，用闪亮的光线描绘出女人的肉体；一点一点的热火，刺在她的脖子上、小腿上、胳膊上，鲜红如煤火的烈焰，亮紫如煤气的火花，艳蓝如酒精的火苗，洁白如星辰的火光。

读着这些文字，我们感觉如在享用一道视觉的盛宴，甚至可说是色情形象的盛宴。而整篇小说中，类似风格的描写段落还有很多，充分体现出斯曼对“颓废”这一艺术形式和生活方式的极其细致深入的研究和揣摩。

再比如，单单是黑与白，主人公德塞森特也能看出其中的幻觉般的妙处来。如第四章中这样一段“夜里窗前观雪”的描写：

下雪了。灯光下，冰之草正在蓝盈盈的窗玻璃后面生长，而霜之花就像溶化的白糖，在带有小小金色斑点的瓶底状窗玻璃中闪光。

一种深沉的寂静笼罩了沉湎于黑暗中的小房子。

德塞森特想入非非，燃烧的柴火散发出热腾腾的气息，灌满了房子，他把窗户开了一半。

天空像一道高高的黑底银斑纹的帷幔，在他面前升起，黑黑的，夹着几点白斑。

一阵寒风刮过，加剧了漫天雪花的飞舞，一时间里颠倒了颜色的秩序。

天空的纹章帷幔翻转过来，变成了一种真正的白鼬皮，银的底纹，白白的，夹着几点黑斑，那是夜的斑点散布在雪花之间。

如此精致的描写，恐怕只有于斯曼能捕捉其中的细腻感受了。

\*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谈一谈“颓废”了。

“颓废”一词，在法语中为“*décadence*”，本来指古罗马文学中继黄金时代（大致相当于公元前1世纪，以西塞罗、维吉尔、贺拉斯等人的作品为代表）之后的一个“衰微”阶段的文学，即公元1世纪之后的罗马社会。故而“*décadence*”也可翻译为“衰微”，或为“衰颓”。那个时期的一些罗马作家，如《萨蒂里孔》的作者佩特罗尼乌斯，所写的作品中也没有什么复杂情节和错综的情感纠结，只是用精致华美的语言，尽量细致而客观地描写当时走向没落的罗马社会（尤其是贵族社会）的颓废风俗和享乐生活。

于斯曼正是在古罗马颓废时期的这一类作品中，看到了一种写作的可能性，即以各种各样的文字手段，来穷尽自然、生活、艺术、人为模仿所能给人带来的一切享受。

现在，“颓废”一词，在文学史上，倒是特指19世纪末期的那些法国诗人，尤其是那些象征派诗人，例如波德莱尔、马拉美、魏尔兰、兰波、科尔比埃、泰拉德、雅里、拉福格等人，当然，还包括同时代英国的晚期唯美派诗人，如

王尔德、西蒙斯等。1886年到1889年，法国诗人阿纳托尔·巴茹（Anatole Baju）创办了叫《颓废》的杂志（*Le Décadent*），更是标志着颓废主义作为文学流派的存在。当然，于斯曼的这部《逆流》，一直被文学史家们看作是颓废主义的圣经。

当然，于斯曼在这种颓废的情调、颓废的生活、颓废的趣味之上，加入了他的现代享乐主义，他的神秘主义，他的象征手法，他的宗教情怀……

就这样，以于斯曼等人为代表的颓废派作家，在19世纪末期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学“逆流”。

\*

于斯曼及其同道喜爱人工仿造更甚于现实，喜爱字词更甚于思想。这是他写作的一大特色，也是颓废派的一大特色。

在《逆流》中，作者借德塞森特之口说，“人为的仿造是人类才华的独特标志”。他甚至声称：“大自然的著名发明中，没有任何一项会是那么微妙，或那么崇高，以至于人类才华无法创造；没有任何一座枫丹白露森林，没有任何一道月光清辉，不能用充满电灯光的布景来制造；没有任何一道飞流瀑布，不能由水利设施来模仿得惟妙惟肖；没有任何一片怪石巉岩，不能用硬纸板来逼真地拼凑；没有

任何一朵鲜花，不能由特殊的绸缎和奇妙的彩色纸来与之媲美！”

于斯曼为了说明他的观点，甚至拿“北方铁路上采用的那两种火车头模式或类型”来比喻不同种类女人的形象，“好好辨别一下自然作品中被认为最精美的那种，其创造物中被公认为具有最独特和最完美的美的那种：女人；难道人类不是仅仅靠自己，就制造出了完全抵得上女人的一种活生生的和人造生命，至少在造型美上是如此？”

在接下来的那两段中，作者沉醉于对两种火车头所作的女性人物的精细描绘中：

其一，克兰普统，一个令人赞叹的金发女郎，尖利的嗓音，苗条高挑的身材，束缚在闪闪发亮的黄铜胸衣中，恰如母猫柔软而又神经质的舒展身躯，一种娇艳和鲜亮的金发女郎，其异常的优雅令人敬畏，当她绷紧了钢铁的肌肉，挥发出温暖腰身上的汗水，她便启动巨大的玫瑰花窗般的精美轮子，生气勃勃地向前冲锋，位于激流和浪潮之首！

另一个，恩格尔特，一个肤色发暗的巨大的褐发女郎，喊声低沉而沙哑，腰肢短粗，被死死地束缚在一件生铁盔甲中，一个魔鬼般的野兽，冒着披头散发似的黑烟，有六对低矮的轮子；当她稳稳当当、慢慢悠悠地牵动笨重的货物车厢长尾，让大地颤抖不已时，她显现出了何等压倒性的强



力啊！

在婀娜多姿的金发美女和丰满壮硕的褐发美女中，肯定再也没有同一类型的纤细苗条和骇人力量；我们可以确定无误地说：人类能够在其自身属性规定的范围内，做得跟他们所相信的上帝一样好。

小说第二章中，作者通过对塞纳河上一条驳船上的维捷浴场的描绘，说明了人们是如何“伪造”出了一种海水浴的美好感觉。而在第十章中，则通过香水的制造来说明仿造品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还有一个例子，也很能说明作者对人造的生活氛围的刻意追求，那便是居所中色彩带给居住者的视觉感受。为了让住宅中墙壁、地板、家具的颜色符合一个夜猫子在烛光下的视觉愉悦，主人公德塞森特对色彩的种种变化的可能性做足了研究：

在烛光中，蓝色转向了一种假绿色；假如是深色系的蓝，如钴蓝和靛蓝，那么它就变成黑色；假如它很浅，它会变灰；假如它色泽本真，温和，泛着青绿，它便发暗，发冷。[……]

而铁灰色，依然皱眉沉脸，并显得笨重；珠灰色则丢失了其清亮，变形成一种脏白色；褐色沉沉入睡，渐渐冷却；至于深绿色，还有皇室绿和蜜桃木绿，它们的情况跟海蓝色一样，